

新國紀行 細川潤次郎著下



和装本

ル 9

2949

2



門 九 89
號 2949
卷 2



新國紀行卷下

土左 細川潤次郎 著

十九日開發房租諸賬將有東部之行諸友來寓話別更深始散

二十日早起第八時登途諸友來送至俄々古蘭土而分手與白井佐羽二氏同上瀛車輪輾鐵軌響如轟雷駛行迅速有如飛電即深山絕壑中坦道相通轉瞬之間既為別境近觀如流遠望如旋真令人應接不暇比之太平洋中水天一色殊可樂也正午停車飯于刺斯碌布前此數十分時車中主事大呼於

衆曰某站午飯至則有賣食者鳴鈴請客於是下車
帽而就食鳥啄虎咽忙酬其值一齊上車予見其盤
碟如客數不多不少怪而問之乃知於發車時由電
報有幾百位也車過茄布火倫其地在萬山中昔西
班人稱此一帶山脈爲西夜刺涅八答譯曰雪山亘
嘉理福兒泥亞全州西枕太平洋而此間峯巒層疊
林樹茂密車行懸崖之上其下深谷萬丈不見其底
又稍上而望下則一抹蒼煙恍疑身上九天車後別
備一座露天無壁便於坐客眺覽山水稱玩景車每
晴日有客人交來憑欄晚又飯于阿兒答日間所經

路多險峻過此一站則稍就平天漸昏黑無所見主
事來爲客擡高席下板作床下惟以便安寢余以不
慣通宵難寐時舉頭隔玻窗仰望星斗離々忽見天
邊微紅疑是月將出也少焉愈亮不見月出却低々
露炎頭乃知是野火也

二十一日早站飯于汗婆兒多午飯于八都兒馬溫
天晚飯于葉爾哥此日只見平地茫漠如流沙遠山
起伏如波浪無甚可誌惟下車時見郵亭傍坐土蠻
數人余與之言以英語皆能解答聞伊等爲熟蠻而
其生蠻隔在數百里之外云已而又行一路白沙寒

艸滿目荒涼別無可觀者。然如巴利沙迭之地山巒絕竒。又有一山特出雲表。戴雪如銀。是為魯卑山。有礦廠。每月出銀可四十萬元。

二十二日。車沿大鹽湖而行。湖大如海。水鹹無魚。聞湖上有大鹽湖街。衢脩整。人家稠密。多富者。蓋由採礦之利。有某寺頗壯麗。其教許一人娶數妻。前有教會長雄克氏。與其徒一百四十三人。自紐育逃而至於此。相地建寺。人口歲增。現有一萬四千。然不奉其教者。未嘗知有此地。及鐵路通往來。車客始聞其竒。有迂路往觀之者。然距此地頗遠。不易往云。車至

俄々古店。與前來車換客。車便各回本處。是日早飯于俄々古店。午飯于窪列約質。晚飯于貌列樣。

二十三日。拂曉至貌蘭古比兒。地多平岡。過此則又坦平。一路無草木。多白骨。想是野獸之斃者。遠望野獸數十。作羣。聞車轟轟。即奔竄去。此間又多野牛。地之僻可知矣。早站飯于刺々米。前至沙滿。見石狀太竒。石上更戴石。而矮樹點綴之。其石紋理橫裂如牛屎。車入雪屋中。雪屋者。架木蓋板。可以遮雪。因地勢既高寒。冬天大雪埋路。車不得行。故不惜鉅費為之。又有用石造者。是在礫蹊山中。為鐵路最高處。聞其

絕巔高於海面八千二百四十二尺而余穩坐車中。不覺其爲山也。前日始望魯卑山時問人曰：何時過碌蹊山。答者曰：當在後日。平明及期，余早起四望，以爲當前有一大山高於魯卑者，而平沙如海，全不見一點螺角也。乃又問人曰：碌蹊山何在。曰：即此。始知其山至大，漸起而漸伏，是以然也。午飯于西煙澄，晚飯于西慈澄。此夕見電光明滅于雲間，微雨又來，風動禾黍，蟲聲唧唧。自始發山，夫蘭一路天熱，土又乾燥，至此纔得新雨，乃覺秋涼，氣候之變，抑亦地勢使然也歟。

二十四日早站飯于克蘭土愛蘭土，地始沃平如砥。午飯于佛利門多，至俄馬哈而下車，眺臨密瑣利河，河水分流，砂礫成堆，河上左右林莽如薺，嘗架鐵橋未及成而爲潦水所敗，廼用漁船濟人。前岸有車待客，客々上即發車，製甚美，座間較大，可伸肱展足。車尾拉賣食車，坐客隨時就食，呼酒呼羹，各從所欲。先是停車而飯，衆客雜沓，不啻餓狗爭肉，何遑咀嚼。今日明窓淨几，飲噉裕如，始辨五味，無不稱既醉飽者。况俄馬哈以東，到處沃壤，多莊稼，又多人家，即一流野間亦足以悅目也。

二十五日曉抵彪兒靈敦。渡米斯失比河。彼黍離々。樹木章々。多牧園果園。午飯于綿多打。至知加各。換車而發。知加各一府在美士顏湖上。素稱殷繁之區。惟鐵路上看去。焉能見其全豹也。

二十六日早站飯于阿兒廉士。渡俄海。俄河午飯于比店坡。晚飯于來恩寺。地勢多高低曲折。又有隧道。鐵路工費最鉅。而築造之法最良。從知加各至紐育。有兩條鐵路。分屬兩社。各爭先達於紐育。是以此間車行極快。是日土曜多有自知加各往紐育。消次日曜日者在車中。爭來問我國事。同行中惟余一人解

英語。逐一應酬。不耐其煩。至深夜未得寐。

二十七日早起。遠見人居漸稠。田園大闢。知其為紐育街近地。捨車渡哈地孫河。至步羅土威。街頗為熱鬧。寓先多尼哥刺斯公館。有樓數層。每層房室甚多。而飯堂常在下層。上下勞客。以此別構一小房。中具升降之機。客人欲下就食。入房閉戶。則機動而房自然下。開戶而出。即飯堂之側也。上時亦如之。午飯後。僦車過先多刺爾巴爾古。為此地公同園。花木亭館之勝。甲于全國。而其工最大者。為貯水處。鑿一大池。水挹藍靛。清鑑毛髮。其水來自格魯敦河。引以鐵管。

街中亦同引其水。為貯水處。二水無所不通。有無數小鐵管。分入各家。似此一大都會。自數百萬人飲食。澣濯。以至救火之用。皆資此焉。小憩于茹西亭。觀獸圈。中養各種獸。無所不有。而最奇者。放獅虎豺狼狐狸犬羊之屬。同居一圈。而不相害。可見馴之有術。氣質可變。禽獸猶然。況於人乎。

二十八日。早飯後。過步羅古列。因街路臨河上。有漚船。客車至此。乃載而渡。客不下車。乃過古靈敦。及嘉納兒諸街。衢雅潔。其左右駢植雜樹。枝交加。車從綠陰中過。無復紅塵之侵人也。歸寓再出。過亞美

利幹因士的洲多書房。是為此地公會。猶山夫蘭有默加匿古因士的洲多者。見會員來。牟氏看模造諸菓品而返。又過先多刺爾公館。偕加兒知斯古刺士爾二氏去。觀亞美利幹因士的洲多所倡設博覽會。與會員諸氏相見。余在山夫蘭日。因哈列提斯氏致書於此會。員為先容。故得諸人歡迎。款接至厚。有一老人把予手臂。遍歷諸場中。指示甚悉。場上多列機器之屬。奇變百出。不見一件自外國來者。此國工藝之盛可知也。終邀入其公司。供酒菓。酒間多有為我國祝頌者。余起謝而出。

二十九日往銀鋪收滙金。又過俄爾街訪中嶋氏。是夜偕加兒知斯氏觀劇。名為劇而實是一班女優。箇箇妙齡。明眸皓齒。其登場也。短裙窄袖。錦繡粲爛。露乃腕腿。或裸體而腰邊止。遮輕羅。隨風飄揚。殆不勝掩。予睨而不視。覺顏有泚。蓋着絹莫大小。不知者不能辨。忽聞臺下樂作。女則一人。或二人。或數人。遍場飛舞。緩急疾徐。與樂相應。旁燃燭燈。容者如連珠。踈者如斗牛。時又旋轉閃過。麗人蓮步之下。而歪大字。栩栩然舞。逖望之。疑是天仙。飛昇入廣寒也。

三十日加兒知斯氏及古刺士爾氏。要余過外的普練農事博覽會。外的普練距紐育街二十餘里。為開國大將軍華盛頓與英兵鏖戰處。地在平岡上。張帷為場。々中陳諸菓。諸菜。百花百穀。又養家禽。家畜。靡物不有。遠近之人。競來觀之。而場苦不甚廣。樂於袖成帷。汗成雨。農會長協基沙馬氏。本日耳曼人移寓此地。既久。專以植鈴薯為業。悉集其異種。而試之。能辨其佳惡。彼都人士。目為鈴薯大君。大君之稱。由我德川氏與美國訂約時。假用之也。今藉以為協氏綽号。意謂鈴薯將軍耳。余曾閱農事新聞紙。稔知其名。此日場中所陳鈴薯。可二百五十種。協氏為余指示。

其尤佳者七種。加氏則熟於畜產事，亦為余指示其佳者。已而協氏出一令曰：「在場小兒若有身材肥大，形容端麗，合賞格者，與賞牌。得賞牌者，並得銀一百五十元。」眾推加氏令選合格小兒。因曰：「加氏既熟於畜產事，選合格小兒，莫如此人者。」加氏曰：「余略知畜產，焉能知人。眾曰：「人亦是一個動物，既知畜產，則知人矣。」加氏不得辭，乃選拔三人授賞牌。三人父母懸牌於小兒衣襟，誇示眾人，意氣揚々。協氏邀余入幄，亭喫點心，乃別去。

八月朔，加氏導余往步利斯氏籽粒舖，擇穀菜花菓

數種籽粒，可傳於本國者，買之。再過亞美利幹，因士的洲多博覽會，前者入夜過此，許多機器，一時看不明白。此日之來，正欲得而遍閱之也。

二日，佐羽氏家以織布帛為業，正擬用機器省人力。會見此會所陳列者，思欲購寄故鄉應用，乃就其鋪定約買之。又過亞百爾敦氏書肆，買書籍。

三日，日曠，過中島氏寓，聞華頂宮親王在步羅古列因街往候者，再會親王外出，未得謁，乃過普羅斯別古多巴爾古。此亦公同名園，綠樹成林，青草如氈，水自地中噴射，沖空而下，如玉柱，如珠簾，又有亭榭池

沼之屬而修葺之工猶未全竣與先多刺爾巴爾古並以勝聞然如以人工論則此不如彼至富於天然之趣則彼不如此未易俄軒輊也

四日早起發紐育上瀛車經奴揸設諸邑過費拉迭兒費呀予前從知加各來時過之值深夜暗黑無所見今而始得見其地勢大略然鐵路不貫市街中央不能詳繁盛之狀又過巴魯知莫兒亦為一大市街海水灣環掩檣林立夕入華盛頓下車入公館日夜秘多好斯此地則美國大政之所自出官署壯麗道路廣濶然地少商工街上又不多見車馬而寓公館

之客亦寥寥也

五日訪森辦務使於我公使署遇其將出同載共行過外國事務公司晤其次官某々令斯威爾氏導余遍閱其諸局々務有全不與外國事者蓋別有如下如我太政官者近擬改築而未成暫於是處辦其事云六日冒雨過印書局觀植字印書裝本諸事有手民數百人又過議事堂々高聳雲表望之如城闕規模宏敞結構堅牢入之則房室曲折階梯高下令人欲迷固不止議事及陪聽數處其巍煥甲全洲各國所謂議事堂者或不及焉故土人常艷說之而外國人

來此亦以一見為快。堂之幅員結構詳於地誌。諸書可不贅也。再過博物院。土人稱曰斯密頓。因斯的洲多。凡動植金石之屬。可資博物者。皆備。嘉惠後人。寔多。此局本由英人斯密頓氏所建。初斯密頓氏富而無子。臨死悉捐家資。以供此費。如氏者可謂善用其財哉。

七日過大統領官居。土人稱曰外多好斯。譯言白屋。時大統領克蘭士氏偕其家眷出游。數月未歸。守者延入院內。為余到處啟鑰。堂構雅潔。園庭幽邃。儼存素朴之意。長國者所居。宜如此。又過議事堂。側一花

園。曰公克列書那爾。噶爾店。園丁灌溉甚勤。花木妍秀。芳香襲人。

八日過書信館。驛部長居之。全國驛部吏員皆承其命。凡書信遞發而受之者。不在其處。則以送回。此館拆封檢視。內有錢物。區分藏之。留心訪求其人。得知其處。仍加封套。由官遞交。待四年而無主。錢物皆充公云。又過內國事務公司。其中有陰郵功勳之司。查准攬賣之司。戶籍司。地理司。土蠻事務等司。而攬賣司所關尤大。凡人有巧思。別創新奇之器。先告諸此司。則許專其利。數年間。他人不得模倣。司員檢其器

物樣式合格者准行之。不合者不准行。其合格者與不合格者各分室陳設。供人縱觀。此事歐洲各國皆行之。而美國之制最備。工藝之精。蓋非偶然也。九日過會計事務公司。以石造之。諸公司中。最為堅牢。其長官勃士威爾氏。延余於其室相見。勃氏方南北鬪爭之際。助令大統領克蘭士氏。專理財政事。平後。國計益絀。乃不得已。多發國租銀票。借用民財。以濟燃眉。從此稍增租額。以漸償之。遂復國力。而民力亦不致于凋弊者。氏之功也。值氏有事。將出命僚屬。以導余觀。看諸司。賴得指示甚悉。其造楮幣之法。又

精又密。彫刻印刷。自為別司。製紙製墨。各有專工。書畫筆畫。細如毛髮。俄視之。不可辨。用顯微鏡照之。乃一々明晰。其工緻已自不可擬。而書畫之外。又有二種細花。其花之繚繞而錯疊者。刻用機器。而器之用。全賴人力。人力不常同。則機器之用。不得常同。故花亦不得常同。其花之氤氳而模糊者。印出後。細察之。恍似輕雲漠霧。却是微塵小點攢聚而成。如人質造此幣。縱不易辨。即據二種花樣較之。真贋立明云。次過農務司。此司前曾在內國事務公司下為一課。及結布倫氏為長官。建議分為別司。乃移今處。司不甚

廣專掌輯農事歲報書。別有農學士數名。准通國中有人於農事起疑義。皆得隨時質問。又有貯種籽處。如有人欲試種。輒以給之。此夕過繞治谷溫。訪蘭馬氏。蘭氏爲我公使署書辨善畫。索其二頁。又過觀象臺。不及入而返。夜同森辨務使乘氣車發華盛頓。十日拂曉車到紐育。此日々曜再候華頂宮親王。又不遇。乃又過普羅斯別古多巴爾古。又觀園左墓山。墓山之美固不及園。然岡阜迤邐。池水清泚。草樹蒼翠。而碑石錯峙於其間。多以花紋石造之。掃溉幽徑。不留纖塵。士女來展墓者。絡繹不絕。孰謂外人全無

追遠風哉。回路順候親王。始得謁話半晌而辭出。十一日早起。上氣車發紐育。夕抵勃斯敦。寓於公館。館曰巴加好斯。遇土人亞多俄士氏。此人坦懷好客。凡我國人來此。多賴其力。氏是以熟悉於我國事情。又略解我國語。叙寒暄畢。邀余觀劇場。優皆黑人。其戲略與我國之優譚相似。跳躍叫呼。渾是戲謔。非扮故事者。比前此所觀別是外班。十二日微雨。亞氏同余觀州衙之內。見不多人。門外又可設雀羅。轉過孔門。孔門爲此地公花園。似巴爾古而小。見群雀啁啾飲啄自在。見人不驚。粗如

馴鴿比尋常之雀較大。凡雀啄蟲多之害穀菓蔬菜者。未為無功。而至群啄禾稼。又大害於農事。要功罪不相償。故土人見麻雀則捕殺之。惟此種雀無害而有功。昔年致自歐邏巴。漸得孳息。因設令禁殺云。又過公同書院。書院藏書之富。甲於此國。最後又過名畫院。聚古今名畫。懸掛壁間。人物山水。恍如真物。亦非他處所觀之比。

十三日與亞氏過查列斯塔溫。是為建國之際。美英鬪戰之處。近建石塔標之。塔高數百尺。塔心架梯如螺殼旋而上。至塔頂自窗中窺外。無一物礙目。海則

桅檣陸則煙筒矗立如林。塔下則街衢縱橫如棋枰。亞氏為余指點某地某處甚悉。蓋勃斯敦街依山為居。本不甚大。後以人口日稠。歷年填海為陸。其在海山間者。殆皆新地。而街市中水流環繞者。填之未竣處也。下塔過獄舍。余嘗聞此處獄制最備。懇守吏求觀吏導余輩觀其工作。司々分為木工鐵工履工等。諸部各有小吏并師匠監其事。時正午。見囚徒就食。各從其高。出挨次整列。徐步而前。步法不亂。猶極鍊之兵。其各隊共集中庭。又挨次而前。至食監前。食監給食。受而退。各分路返而入室。皆石造。囚悉入。則

吏鎖其門以食。夕畢。又各就其業如初。余就獄監。乞得其歲報書數部。返寓館而飯。又上氣車。過牙馬伊加普練農學校。新築煥然。只未全成。見其學士和瓚列氏。此校爲堅步利治大學校支司。歸途過其左近墓山。老樹森々。如別境。真安靈之地也。旋過亞氏山莊。與其母氏妻子相見。留晚飯。是夜宿其家。余在街市作寓。終夜車聲不絕。隱々如雷。况公館中。又履聲不息。常苦聒耳。惟此夕。地幽僻。無雜客。萬籟俱寂。酣睡達旦。蚤起推窓。木葉簌々。有聲。但覺清氣淪肌耳。十四日。過冰吉列土。及維廉氏工場。觀造氣車。按美

國鐵路伸而長之。可得六萬餘里。氣車之用日廣。不可無此等工場也。

十五日。早起。過堅步利治大學校。以時方考覈生徒。定其科第。尚未開學。只有法學一科。法學士蒞場。設題發問。生徒環聽。間舐鉛筆錄之。學校之傍。有一老樹。設垣護之。建碑勒文。譯言開國之初。大將軍華盛頓。始令其兵於此樹之下。嗚呼。是亦一甘棠也哉。返寓。又訪舊友副練知氏。不遇。此人前數年服賈於我長崎。與余相知。適氏往紐育。而不相值也。乃過市廳。市廳與寓館斜相對向。係新近所築。劃爲數十房。各

有專掌市人來此辦公事者踵相屬也不比州衙肅靜事簡蓋州衙司一州之事市廳司一市之事雖州衙之權力大於市廳而市廳之事務却多於州衙也此夕發勃斯敦取路於列步兒波耳滄車迅駛二十里抵海岸搭滄船々號普羅分斯于尋常艙板上別蓋艙板其間軒敞可容數百人鋪纒綸陳椅凳如公館中盛飾之筵燈影與玻鏡相照射光耀如畫人稱此間渡船中巨擘燈前見船客士女概多體面人中有亞多俄土氏見余在即來握手日間約同過紐育氏先余早來在此時告晚飯已具請入別室而就席

供蠟肉味極美飯罷乃見士女成一對々為舞蹈之戲綺羅翩躚蘭液芬馥至更深始止余與亞氏出步舷側大月當頭風露清冷天水澄明殆非入境平生船中無此適也船路徑奴頗兒多維岸暫停聞此地斗出海中夏日甚涼為近土人避暑之地每年七八月間居人加至二萬之多屆冬令則不過八千今此船知避暑人將返紐育故駐船於此待其搭載而去天曉抵紐育港灣曲折嶋嶼紛錯自海入河一水帶煙萬檣含曦往來小船如風飄葉可知此地繁盛其由水利之便者不少矣

十六日與森辨務使及亞多俄士氏同飯于寓館。席間有和克氏言嘗住我橫濱數年。用意於植學。聞余講農事。告以阿兒拔尼地有農事博覽會。余決意行。乃約同往觀之。

十七日值日曜。同亞氏游于先多刺爾巴爾古。此夕與森辨務使別。

十八日將發。紐育算還諸賬。夕晚出寓。同和克氏徑上瀛船。溯哈地孫河。余聞此間渡船甚美。且兩岸風景頗佳。此行船則美矣。惜已入夜。只見岸上燦燈之影迷於樓角而已。與和氏竟夕間談。

十九日曉抵阿兒拔尼。捨船而上。入公館。夕日迭刺繁好。斯時加兒知斯氏早先來寓于此。蓋為此間博覽會副長。早起赴會場。余則下午同和氏過之。會員乃給余等以花牌。許縱觀場中。不收看錢。會場在郊外平原之上。不別設廠。只張帆布遮日光。凡阿兒拔尼一州中各邑所產動植諸品。無所不有。而尤多者為農器。會員某為余指示甚悉。觀未畢。雨大至。乃返。此夕加氏延余過其農會所建書院。講養蜂採蜜事。眾員各以其所見相質。一老人云。業此已十八年。其述成說。滔々至數千言不止。此國農事之盛。亦可概

見已。

二十日。再過博覽會。加兒知斯氏為余說畜產佳惡尤詳。且示余以自家所牧諸畜。又過百花場。和克氏又為余細說植物事。是日見步利斯氏亦在此。氏紐育種籽舖。即余前此買籽粒者。過百穀場。又見協基沙馬氏。即鈴薯大君。氏亦來賽鈴薯。看其薯樣。無非前在外的普練所見者。蓋如外的普練地。則一邑之會。此則一州之會。事體大小固自不同。所以陳設諸品亦隨加多。不遑一一點檢。而余既濡滯兩日。多承會員指物細示。可以無憾。乃與和加諸氏別。下午第

五時。上瀋車。發阿兒拔屋。經山谷之間。過羅遮斯多爾。聞此地衍沃名多。菓苑惜無暇駐觀焉。

二十一日。早晨車抵納牙。既列前路。早望一水如練。長橋如虹。亦有入家是為吊橋。站客曰。大瀑近矣。右邊一帶大川。乃瀑之下流也。因車行甚疾。遙望飛瀑處。渾如大霧。只露上半面。方凝睇間。抵納牙。既列站。下車入公館。名因他奈書那兒和店兒。早飯畢。命輕車往觀瀑。且買瀑記。與瀑圖預備。臨出展圖。召御者指示。瀑記曰。須依記列目次而行。車不然恐有脫漏。且不便記臆也。先自拔斯譯言洗浴。始自街過橋入。

鳴々踞急流之中其平坦處小屋數間密柳下垂入
 水又有霜楓照映有綿紙弔入而觀之乃用水力轉
 換機關一日得紙一百二十束每束四百八十張則
 一日得五千七百六十張悉供紐育某新聞紙需用
 云又過一橋得島曰哦土譯言比前島較大且高入
 嶋而右林開見前崖々屬加拿大係英國所轄前崖
 之下則火爾斯收譯言馬鞋瀑嶋之下名亞美利加瀑西
 瀑之水勢撼林谷雲霧混茫從此不通馬車步過一
 小橋得嶋曰屢那譯言明嶋踞亞美利加瀑頭四顧皆
 石瀨水勢洶奔而來一瀉而下上下滾鬪激而又騰

騰者之高殆及瀉者之頭人立嶋上臨之時被飛沫
 濺濕其衣帽矣仍由原路回停車處沿瀑而左又下
 車行為哲哩西施譯言姊妹三島三島相連共在急
 流之中架橋通路達于谷喇賓塔凡此三座島與塔
 皆據馬鞋瀑頭而如塔則宛在水中央也至塔下緣
 塔心螺旋梯而上及頂層遙望上流前面大湖渺漫
 無涯左右林菁抹碧漸遠漸淡而被水煙滅沒者半
 近觀水流狂奔湍洄洶湧萬狀不減洋海風瀾蓋數
 十里之間亂石為底地勢傾斜而然此下兩崖愈蹙
 石壁陡絕乃為馬鞋亞美利加兩瀑動盪而墜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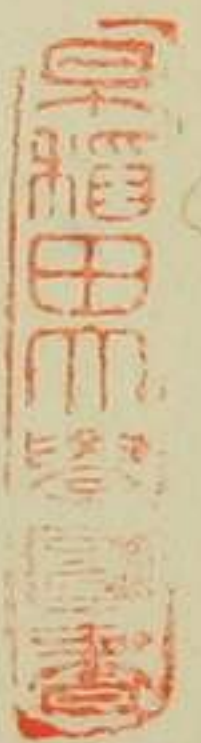
命之曰納牙既列瀑而馬鞋瀑聲勢比亞美利加瀑更壯塔以石造基礎堅牢可無震也然觀水勢衝激湍激作聲不覺目眩心悸恐為摧潰塔根而去凡大湖之水至山羊島分而為二其一經山羊島一面與合衆國相對此為亞美利加瀑即前在月明島所觀其一經山羊島一面與加拿大相對而下此為馬鞋瀑後在三姊妹島及此塔所觀者也此塔之所在並見而瀑為觀瀑最佳處故好事者築石塔以粧點其景致惜亞美利加瀑不與塔處正面相對然非瀑之負塔實塔之不得其詩也又沿原路繞山羊島而返

經街路過吊橋站沿納牙既列河而下三里觀盤渦之勝至則門口有一小亭供人游息內進則有一大屋以石砌者經危崖間石徑而下又有一小亭憑欄下瞰水流之狀奇不可言大湖之水為瀑而下匯為深淵其水猶平至吊橋下逢亂石斜下雙崖束之奔注激射湍悍洑瀾至此則山當水之衝水未即直下啣其涯寬廣如大池其深不測而轉湍迴瀾如往如復故有盤渦之名有枯朽之木從上流漂來者皆集於此相觸而離々而復合狀如轉燈之魚周旋盤桓經數日不流去盤渦之水俄見之如無去路徐察之

河折而右。好事者據崖設梯，以便探討。余乃越山角而下。則又構有一小亭，坐而憩。兩崖壁立，雜樹橫生。時值寒露，秋色正濃，重陰之中，早見霜葉紅黃相間。一種藤蔓纏掛枯樹葉，如渥丹掩映水面。盤渦之勝，賞之不盡。乃返溯盤渦之上，有一派急流，亦為奇觀。沿崖架木造塔，中設吊房，供人上下，以省跋涉之勞。客坐房中，一人轉機放下，至安定處，開戶而出。緣梯而下，有一大盤石橫出水中，上構一小亭，可以觀瀑。奔流急下，激亂石而跳躍者數尺，飛沫四射，恍疑玉龍之相鬪，而鱗甲散飛。又察吊房之機，々用水力築。

石為堤，引上流水為渠。々流至間，橫激車輪，其軸之端設鋸齒圈，振轉第二軸。々頭設曲腕，曲腕纏鐵鍊，左右舒卷，以吊小房上下。渠口有閘，設扇々繫銅線。人要開機，則自上引線，扇乃展，水突出，機乃動矣。此間斷崖險峻，不可以路，故又別架木塔，中設螺旋梯，以廣方便。然終不如吊房之捷也。又往吊橋，觀其制，以大鐵索四條，橫亘河上，經兩崖二石柱上，深入地中，是為其經。以小鐵索為緯，上下左右旋繞，撩拽如蛛打絲網。又用鐵桿支撐螺釘固定，鋪厚板以為路。々分上下兩層，上通瀛車，下則人馬互用，為合衆國。

與加拿大之要路土人稱爲舊橋以與新橋別也初
從下流望之見人過橋如駕虛空走一條線不覺爲
之膽寒而今躬親經此車中談笑不異衽席不知其
下乃飢蛟饒鱷之所窟宅焉也過橋入加拿大部沿
河而上左見一小瀑倒下是屬合衆國失其名今始
見之又得一吊橋即新橋也加拿大之地率平行多
人家枕大湖而稱几巖處又在大瀑之上是爲加拿
大部觀瀑之最佳處地以純石成瀑水所衝經歲磨
穿崖石上出下入有如一長几故名乃在巖上而顧
盼馬鞋瀑在其下山羊諸島在其前亞美利加瀑又



在諸島之左對岸人家粉壁磚牆隱顯於綠樹陰中
更左則新橋小瀑及納牙既列之河向背變幻無不
到處是畫與合衆國所觀相較彼幽邃而此開豁彼
婉曲多姿態而此豪爽多氣勢固無所伯仲於其間
也几巖之傍有博物館入之而憩館人教予更衣觀
瀑乃蒙油帽着雨衣麻繩代帶方始下崖與導者捫
石角而下耳摩石壁既近瀑下水氣迷濛終古無晴
日愈近則瀑水注入耳目勢如疾風殆不可息導者
令余擡頭看瀑乃偷眼一瞧忽見亞美利加瀑前有
虹掛彩亦水氣映日所成無足怪也回至博物館更

衣縱觀所陳諸物。且登樓而憩。憑欄眺下。當眼諸景。與凡巖上所望相同。而眼界更豁。既而返寓。此夕就寢。夜將半。窓前月白。孤雲間飛。大瀑之聲。或遠或近。耿耿不能寐。余在紐育。日嘗聞此地。月夜觀瀑之勝。曰。當天氣晴朗之夜。月盈而中。瀑前可見彩虹。夫水氣之映日成虹。則常而映月成虹。則奇矣。是以極欲趁此期來。奈臨發。紐育值日曜日。汽車停矣。又路經阿兒拔。屢觀博覽會。來遲三日。已過下弦而失之。可惜哉。

二十二日。又僦車而出。補吾日來游踪之所未遍。從

寓館後。抵亞美利加瀑。上停車。是處為往加拿大渡口。名布羅斯別古多哈爾利。時旭日始旦。朝霧未散。坐望瀑上諸島。及加拿大諸處。尚在髮髯中。下車沿坡而行。俯瞰斷岸。距脚下數十步。則水氣混茫。不能辨其孰為霧。孰為水也。臨崖有亭。中設斜面機。以供游客升降。其機亦用水力旋轉。一老人守之。客來踞凳。則使機上下。凡瀑不宜下。瞰必仰望。而後得其大觀。機之設不可無焉。余告諸老人。乃開機而下。躡蹠于渡口。鋪板。生水苔。滑澀甚。跌而仆。第幸得不墜。水匍匐往。將抵全瀑之下。不耐飛沫濺衣。而退。既

而一小舟從前岸來一人以双手徐蕩雙撓乃渡舟也余想河勢險惡雖漚船亦當難於截流橫渡而一人以葉大之舟濟人豈不惴乎然今見之殊不覺危蓋瀑之下則決不可近而離瀑稍遠則爲急流亦不可行舟而此間恰當瀑水已墜而又出々而未流之處舟順波勢回旋以撓撥水令前固不爲危又不太勞不特操舟之巧也岸頭有游客僦渡舟觀瀑者余意又興然思適間幾乎墜水垂堂之戒不可不省乃不敢爲此而由斜面機上崖馳車過新橋新橋制與舊橋制略同惟吊一層路工力亦大省人馬過之橋

搖動如乘船其下紺碧漾盪聞怯夫與弱女則無有能過者云抵加拿大部再觀馬鞋瀑沿湖更行數里回首望諸島嶼立於急流中島上有人家島角有橋想其勝必不下山羊諸島以地主各開桃源口故名不甚著聞一名靈遞島一名羅克島一名西渡兒島下車觀路左燃泉燃泉者火井之類土人填板桶爲井々中置筩々上安蓋插入鐵管點火則焰赤帶青高數尺去筩觀泉々湧有聲點火亦燃只不久自熄汲而飲之味少腥臭蓋其水成於硫鐵及鎂而其火則帶硫水元之氣也歸路過蘭迭思練即美國於一

千八百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與英國人戰處設高臺以表遺蹟。臺上又架遠鏡便瞭望。然霧猶未全晴。難以望遠。乃返。於是納牙既列之勝游覽殆盡。而其所謂風洞者。則未之觀。蓋亦此間之稱奇絕處。而前日過其側。導者不言。致有脫漏。詰導者。導者曰。不言者。慮公等更衣之煩也。余不為阻。遂再過月明島。將入風洞。土人設門守之。又有一亭。即更衣之所。悉脫舊衣。換一套淨衣。披戴油衣油帽。以羶為靴。用麻繩結束。如時儀錢囊。別裝入一函。封鎖監守。而派導者跟隨下洞。以助攀援。洞在月明島之底。入洞石崖斜

絕。頗類几巖。而其下有二鉅巖對峙。緣巖角下。視其罅間。似一鉅巖裂開。成此一條路者。而大湖之水。經山羊島與月明島之間。而墜者。正當其上。瀑勢已為弧形而下。衝裂開處。激而返向。又觸內面裂開處。將迸而上。未及出洞。而又為瀑水所壓。一闔一闢。宛若老虎跳澗之勢。常為風以吹沫。之飛散者。如猛雨。大電帶疾風來。所以有風洞之名也。游者緣螺旋梯而下。抵崖腹。又攀石而下。繞鉅巖下。路絕。則水上鋪長板。設欄以代橋梁。時余少有寒疾。怯冷至此。更衣上下峻崖。過風洞下。滿身水滴淋漓。而汗透毛衫。嗚

呼觀瀑亦太勞矣。下午返寓飯畢促同人上渝車。又過舊橋入加拿大部倚車窓回望瀑布猶戀々也。晚飯于倫敦。夜越休倫湖。

二十三日曉睡未寤忽為黑人搖醒云車軸將折乃急入別車右美士顏湖而駛。上午始抵知加各寓于公館。夕日沙漫好斯樓房亦具有升降機。其大可知。飯後上街欲買有睡房車路票不知賣票處何在。問人不知。問之巡卒指示一處往則非矣。遂歷問數家而後得。是處却與寓館斜對。蓋鐵路縱橫間錯約有三十餘條。賣票處亦稱之。故致周折如此。知加各之

盛又可知也。是夕車不行。次日々曜亦無好車。定以月曜日午前十時四十分發程。

二十四日向夕間步街上風溫而烈殊覺不爽。返寓飯畢就睡。夕夢間聞警鐘甚急而起。時夜方半。窺玻璃窗外只見火光而不知火所在也。乃就西南頭一窓探外始見烈焰蓬々似隔里許起。微啟玻窓風沙眯眼急掩之。欲下樓物色其緩急。至房門口覓鞋則無矣。公館常規館僕聞客欲就睡時。次日間所穿鞋去。刷拭上墨。明早還來。故鞋不在原處。踱出房門。又不見一人行動。左右客室皆鎖而無聲。映似鼾睡者。

因思此等大屋蓋造既堅牢。又家引湖水不減沛澤。况內外備有防火諸具。即火起隣壁。應高枕無憂矣。乃掩房門。再就牀席。然警鐘愈急。究竟不安于心。又起開房門。出則雙鞋早在聞樓下。有人哄鬧。敲急鼓。同行二房喚醒。結束衣履。見西南窗戶隙射透數條火光。如金身佛。急向玻窓拖開半扇。掀推一片戶葉。望外只見火勢比前愈近。分開為數道。風捲火星。繚亂空中。如密雪急霰。直向窓前吹來。墜於隣屋上者。左滾右旋。正不知有幾寸厚也。後聞是夜火起。上風延燒至此。三里餘云。此時驚危無措。飛下樓梯。伺探

館人動止。早為避走之計。而未動。既而火延至審廳。廳與寓館對門。其屋用石蓋圓頂。火自窓入。衆云。審廳逝矣。余乃知寓館亦不免。將走而避之。有三箇皮箱。俱是必需物件。不可不携。回至三層樓上。開睡房。拉出一箱。拖下螺旋梯。令一人看守。餘二箱較大。而重。不任獨力搬動。用毛布大手巾繫於箱之兩側。扣手。余捧其前。一人推後。至梯頭。見上下人多。恐失手。溜下以傷人。於是余與一人將巾頭紮扣一手。拽住其箱。一手勾着梯欄。送一層下一層。汗流如雨。比及二箱俱下。火將迫矣。乃將大箱前捧後推。搬出寓外。

一人留後押着二箱。余與一人搬至街角。即留其人看箱。余獨返搬小箱。交付街角一人。再返與後一人併力搬一大箱。於是三人各挽一箱。避火行過數十弓地。臨河有橋。此時難人携老帶幼。填咽而渡。余等未便曳箱而行。力小箱重。進退維谷。乃雇路人扛之。初無應者。余手持綠背票示之。約每箱給一元。始有應者。擡箱過橋。側有一酒店。憩于其前。時風力益勁。火光益烈。回首望寓館處。樓窓已見噴炎。有磚牆爲風焰所鼓而倒者。又聞一殷如雷轟礮擊者。疑是人家或貯火藥而炸發。土人曰。石室爆裂聲也。知加

各般賑之區。遇此回祿。半屬焦土。良可慨也。且諸客館盡皆焚燼。無所投宿。即欲出市區外覓一村店。而余輩因皮箱爲累。步履不前。即欲覓雇車輛。奈此夜苟有馬車之人。爭先馳赴火所。載避難客。以趁奇贏。眼見馬車啣尾而過。奔競如狂。且多飲酒而醉。呼之不應。亦不顧顛。叫至數十輛。而纔得一車。俯就乃載余等及箱。轉西馳行。未里餘而停車。索七元。辭客卸箱。鞭馬東去。余素不知其爲何地去。向見有一小酒店。入而憩。座間多醉客。或放歌。或狂呼。或相爭鬪。余輩雖欲一瞋而不得也。時出觀火。延至湖上。而

天既明矣。

二十五日。余本擬以今日登途西下。知發車處亦在市心。未悉其驛館之果得免災與否。詢諸土人。由便路搭滄車。土人云。何不往西街第十六號。則或有之。常例車過其處。必停歇數分。時余聞之。喜乃欲往焉。又苦于無小車。就近可借。託店主人覓雇。街上車馬絡繹東行。皆奔火所。亦留不駐。有田舍兒驅車賣漣。呼之。約以倍給漣價。乃卸漣於店頭。以載余輩及箱。馳向西街第十六號。西街乃昨夜發火處。所過街路。餘炎未熄。欲迂道往。一望皆然。勉從一條馬路而過。

風扇餘燼。吹起塵灰。煙焰撲面。頭額欲爛。馬不敢前。御者痛鞭疾驅。截過火路。出彼一方。則避災者方搬家具。列街左右。老弱婦女。踉蹌奔走。眼眶悉腫。蓋風沙入目。摸擦以致之也。車抵西街十六號。促予等下。乃轉回馳去。余等立風沙中。問人何時車來。皆曰不知。自十時至下午二時。盼車不來。或曰。加納爾街有停車站。可往一問。余等欲往。而又無小車也。立馬路呼數十輛。而後得一車。馳一里半許。抵加納爾街。問有車否。曰無。乃投站傍一店。夕中蕪穢。賤人所寓。又多醉客。交來相勦。頗苦應酬。偶欲頽面。不得盆水。乞

一碗水。聊濡手中以拭面。去塵土。主人曰。本處分水。亦罹災。况噴救需水急。故無由分送。登起尋有井。處汲一桶來以濟眼前之渴。非敢惜也。又曰。燠。亦燼。全市無燈。夫水涸燠燼而全市渴。聞苦也不苦。可見物之甚便者一失。更不便于原無時也。余輩已憊。且前夜來未眠。乃上樓就床席。不意四壁皆蛛網。床上有蟲蟄入。風來屋兀々搖。終難交睫。忽聞瀛車鳴鐘起而趨出。至驛館前。問車發否。曰。有一車即發者。將往彪兒靈敦。地在西歸路上。至彼自有別車西下。余喜。急返寓取皮箱。見樓下坐閑客數人。余乃揚言。

曰。若爲運之。給厚賞。衆爭先上樓。搬皮箱。蜂擁而出。去。余等急與金於店主人。及搬皮箱者。跳上車。帽爲風吹去。不遑去取。幸同行有兩帽。乃借而用之。行數十里。天將暮。車中望知加各。猶見黑煙滾々。想火未滅。而風亦未減也。夜半抵彪兒靈敦。換車而進。始得有睡房。車入黑甜鄉矣。

二十六日。抵密瑣利河上。下車呼渡。逾時已過彼岸。適無瀛車。乃投公館。々曰。哥尋好斯。夜得新聞紙讀之。其所記無非知加各之火者。

二十七日。上午得車。乃發。晚飯于副利門多。

二十八日早飯于西慈涅。俄覺寒威砭肌骨。一月前過此。天方炎熱。野花盛開。今則滿目荒艸。疑是別境。忽見地上發白。班々如霜。視之始知是雪。須臾四望皎然。茫無涯際。午飯于西煙涅。至夕霏雪愈甚。車不得行。

二十九日雪止。車仍不行。車上火工皆下車去。手持鐵鏟刮軌上雪。車始徐行。阻則又刮。余嘗聞此間冬天雪深。今新得雪。乃爾。抑何故也。土人云。至隆冬間。車前別套鐵具。頭尖如犁。以去雪。稱雪犁。今年雪來較早。未及上犁。偶遇此患耳。下午一時方抵羅林士。

崇朝雪深行遲。未喫早飯。飢甚。急往驛館覓食。下車踐雪。因驟積而酥鬆。陷沒雙腿。深及腰上。不能移步。伸手排雪而進。如厲而涉。飯罷回車。檐皆垂冰柱。長數寸。晴日輝映。如水精簾。九月朔拂曉抵俄々古店。早飯後換車而進。晚飯于葉爾哥。

二日早飯于多魯溪。晚飯于斯篤古屯。夜半到山夫蘭西斯哥。入克蘭土公館。作久客歸家之想。是夕貌魯古斯氏由電線預知余歸期。徧告此間諸友。諸友同集公館以待。久而未至。不耐而散。獨貌氏留後在。

接余問安略叙游狀乃睡

三日諸友咸至就詢東游情景余云東游中事無一不樂惟知加各之火為自生以來奇苦矣貌氏曰縱令大國帝王悉其國帑恐不得觀此等大火而君親目之亦幸矣眾為之哄然夕過權量鋪閱諸種權量其小者可以測錙銖而大者可以測鐵路之車有測信書者有測藥物菓實之類者各異其制而皆靈便極矣

四日市人將選官吏行丟票之儀往而觀之其法分一市為數區每區各擇一處為丟票場々有三徑凡

區中人書其意中人名於票分徑而入納票於櫃唱己名舉手而出當場者錄其名於簿以次日筭票多少其最多者中選

五日往俄々古蘭土訪含氏

六日加爾氏邀余觀阿兒拔刺土煎糖司地在迭格答屬阿喇米大郡糖以甜菜製而此地宜甜菜每葉古爾地畝得甜菜根一十六噸葉古爾地值七千二百方尺一噸值一百十六斤一日銷甜菜根五十噸此間所產甜菜僅可支五月許其餘七箇月間煎黑糖作為白糖其初購備器具之費約八萬元可一歲

而其所得償其所費云。利豈不鉅哉。製糖之法。淨洗甜菜根而納於器。隨機動。剉而又榨。而滓與液分。煎其液而成糖。其色雪白。管昂人與余甜菜籽粒一包。且出其精製之糖示余。糖霜結晶。瑩々有光。如指環中所嵌金剛石。前年送某處博覽會。得第一級賞牌。問種菜之法。曰。地不宜濕。須黑壤帶沙。每一尺四寸穿一穴。深一寸。每穴下籽粒三顆。鋤耨莫懈。及苗茁。擇其壯長者一根留之。而盡去其弟。勿摘葉々。黃則為菜根既熟之徵。根熟則拔其一。二須先以器驗液中糖質多少。菜根雖肥大。若糖質無多。則利鮮矣。

七日。不出。

八日。加爾氏將以明日入三古雲真獄舍。為各犯演講。因邀余觀。三古雲真之地。隔裏海。搭氣船而往。岸上除獄舍之外。只有一間人家。々無雜客。窓外連山環繞。煙波澹蕩。是夜在此過一宿。亦足樂也。

九日。飯後出寓。往觀獄舍。只見磚牆高聳。上平而潤。可通人行。又設望樓。有看守人。常在其中。時々出樓。荷銃步牆上。如有囚人越獄者。許擊殺之云。至門通。刺守者開門揖入。隨開隨鎖。上至講堂。重々如此。時一講經師當場演講罪囚九百餘人。坐凳默聽。即尋

常人士女願聞亦聽之。講畢博士上場講大氣之說。且用測驗器具示其成分異性。歸重於造物主之妙用。略如理學書中所說。而其深切著明。則迴勝讀書。講畢諸囚或看書或鼓琴或唱曲。余辭出講堂外觀工役諸司。是日夕。皆停工作。日夕返寓。十日又訪含氏。入其菓園。覓買果苗。回省種植。含氏果木無所不有。萬一有缺。可就隣近種樹家覓補也。凡余應需之果。諸種悉備。惟因此間雨候未至。不宜動根。約訂俟後郵船寄送前來。事畢返寓。此夕閱新聞紙。有格略嗟郡華兒西氏拍賣財物一事。曰牛一

千二百頭。馬一百匹。地一十六萬八千方尺。聞其牲口悉為良種。而賣價極廉。余乃擬買數頭回國。與談氏約。屆日同往觀之。

十一日雇船往沙古刺。綿多見海中有一島。孤峰直立。崖壁削丹。絕無中木。曰是滿山皆錳土。人釀金開廠採礦。用船漕運。費省而利鉅。上午抵沙古刺。綿多上岸憩於街中飯店。午飯後上氣車。比到知哥日既晡矣。乃投公館。公館中無浴室。乃就隣人業溜浴者。洗塵污。是家套有尋常浴室之外。又有魯西亞浴。都兒格浴等。設此等浴法。數見于西人。鑿書想對症用。

之未必不效

十二日早起同談氏出寓往華兒西氏家便路觀某氏水輪磨麵處聞近邑所需麵筋率取給於此至於磨篩裝囊皆用機關而碾以重磨篩以密絹麵末飛揚滿室氤氳人吸之久有害於肺云故見其從事者皆以布覆口鼻此州小麥素稱良美而磨碾之法精益求精以指試拈擦之酥淪肌紋其細可知真嘉品也出磨房上車往入華氏拍賣處距寓近半日程半途有大川為沙古刺綿多上流有一種渡船用小舟十一隻大舟一隻如有客貨裝載大舟其渡在河流

彎曲處鐵索一條從沙嘴向下流橫貫小舟之挽以與大舟連舟之舳艫繫麻繩又與鐵索連舳側施薄長板片用機轉振激流為勢舟發此岸用篙一撥離岸又動機々動而吊起船首之板則船尾之板下河水激船尾之板令舟向前岸而進小舟十一隻皆向前須更達前岸自前岸返其法反之有一人動機絕不費力又不須篙師惟舟往返之間須人暫待々不久而客至動機而舟亦至此法之妙在視地勢與水勢而善用之耳沿河穿林箐中而過平沙荒遠四顧寥闕無家屋又不見一人日將午始認一家即華

氏々有此地地方三十里畜產稱之氏死而無子遺言
悉以付其妻々旋又死亦遺言鬻家產以分骨肉所
以有拍賣之事也而此日不見人來怪問之則曰當
以明日拍賣始知余輩錯記期日乃乞觀牧苑而野
牛生馬見人奔逸不得端詳談氏欲借宿一夜余定
以日內西歸東裝事多不便久留乃決意回日暮失
路々迂而遠夜深投宿知哥公館
十三日朝發知哥午飯于沙古刺綿多上瀛車抵斯
篤古屯忽見一瀛車停中路而不前始聞因沙訥古
雲鐵路毀壞致西來一車翻墜車中人為被重傷土

人亦羣集驛館傍爭求新報車停逾時見前車動進
抵某站又停逾時見一馬車載被重傷者方入公館
白布包創為之愴然我車纔進抵沙訥古雲橋於是
下車步堤下見瀛車十餘在堤上若仄左傾而其二
室則倒落堤下輪軸皆離前所見被重傷者蓋坐此
二室者也嘻鐵軌不如法而守者又懈致有此失鐵
路社員之愆有不可逭者上堤則有一瀛車為由電
報急來接應者乃坐而轉比至山夫蘭西斯哥夜方
半矣

十四日辨西歸雜務又買綿羊八隻將以傳于本國

綿羊良種稱墨利訥者每隻價不下一百元而其種不純者僅可三四元然驟見之未覺有異甚矣純雜之難辨也

十五日辨西歸雜務

十六日全上

十七日全上

十八日兼加爾氏同余觀于州大學校土地規劃略定而學寮未及經始矣又過化盲啞院初入盲者之室見其按凸字書學勾股法又見一盲女講地理學大盤上排碎板每片彫成各國地形每地形上又刻

劃各州界線及山川大勢問盲女某國何在女則一摸摘乃一片示入百十不爽次過啞者之室有一男子年可十六教師爲手勢示之曰諸君自日本來者汝諳地理書盍錄日本略誌與諸君看啞乃握堊條向漆板上疾書手不停揮須臾乃成章節斐然日本事也有一聾子年二十餘從背後大聲疾呼瞶無所聞對面與語彼則察其唇齒頰舌之動能知其說某事乃低聲應答之可聽而辨不復勞手勢教師爲英語曰諸君自日本來者曰是君子國也余問幾歲聾來曰甫十三歲失聰夫凸字之書象形之板能令盲

者學問手勢之談能令啞者答言已足稱奇而窮教
育之力更令聾者不假手勢而談是更奇矣轉過加
氏處告別而返夜饗諸友於公館

十九日即彼日十一早晨與諸友別一行上船々則仍
復名亞美利加者船長以下多相識者握手賀平安

下午拔錨

二十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一分西經一百二
十六度零七分船行二百零五里

二十一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四十四分西經一百
二十九度五十六分船行二百十二里

二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三度零四分西經一百三
十三度五十分船行二百十八里

二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五十三分西經一百
三十八度零三分船行二百二十五里

二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十五分西經一百四
十二度二十七分船行二百二十七里

二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度三十三分西經一百四
十六度三十八分船行二百十九里

二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度西經一百五十度五十
分船行二百二十一里

二十七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九分。西經一百五十五度十五分。船行二百三十里。
 二十八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五分。西經一百五十九度二十二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二十九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分。西經一百六十三度二十一分。船行二百零七里。自始出山口至此北緯度數逐日漸減。蓋冬間海上險惡。來時之路不可復由。故避之而南也。在三十度內外之地。則氣候溫暖。輒見火雲。至是九夏之天。然風挾驟雨而來。作輟無常。波浪洶湧。雖大船亦掀翻不定。同國人

從前未苦于海疾者。亦皆嘔黃。余之委頓可知也。
 三十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七分。西經一百六十七度十一分。船行二百里。
 十月朔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八分。西經一百七十一度三十九分。船行三十二里。
 二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一分。西經一百七十五度四十八分。船行二百十六里。
 三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五分。西經一百七十九度四十八分。船行二百零八里。是日過值西經一百八十度處。故失一日也。

五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六分。東經一百七十五度四十七分。船行二百三十里。

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經一百七十一度二十八分。船行二百二十四里。

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經一百六十七度。船行二百三十二里。

八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經一百六十二度五十九分。船行二百零九里。

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五十八度二十七分。船行二百三十六里。

十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五十四度十七分。船行二百十六里。

十一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一分。東經一百五十一度四十一分。船行一百三十五里。

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零六分。東經一百四十七度四十九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二度二十二分。東經一百四十三度五十九分。船行二百零九里。

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四分。東經一百三十九度四十五分。船行二百六十里。是日風勢順而

勁帆瀆並用故船行里程殊多雖來時亦所無焉從此距橫濱三十八里船過房州之南針路取北始覺氣候驟寒芙蓉峰忽露面於天際雪色皎然繼而伊相諸山漸現蒼翠浮動覺如羣仙拱手迎余歸者也立到橫濱捲掌中日錄而上岸

新國紀行卷下終

明治十六年一月十六日版權免許

東京府士族

著述兼出版人

從四位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

甲賀町壹番地

